

- 毘盧遮那佛世尊宣講
- 龍樹菩薩取自龍宮(約2-3世紀)
- 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成中文八十卷(西元695年)
- 唐太原方山長者李通玄論(西元739年)
- 唐五台山清涼國師澄觀疏鈔(西元783年)
- 清閩鼓山私淑比丘道霈纂要(西元1668年)

大乘叢書：

B - 081

Selected Readings of The Annotation of
Flower Adornment Sutra

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論纂要選讀

- 中國江蘇省常州菩薩戒弟子強健偉恭編
- 有版權·歡迎助印結緣·功德無量
- Copyright© 1999 U.S.A. by Victor Chiang. All rights reserved.

- 毘盧遮那佛世尊宣講
- 龍樹菩薩取自龍宮(約2-3世紀)
- 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成中文八十卷(西元695年)
- 唐太原方山長者李通玄論(西元739年)
- 唐五台山清涼國師澄觀疏鈔(西元783年)
- 清閩鼓山私淑比丘道霈纂要(西元1668年)

大乘叢書：

B - 081

Selected Readings of The Annotation of
Flower Adornment Sut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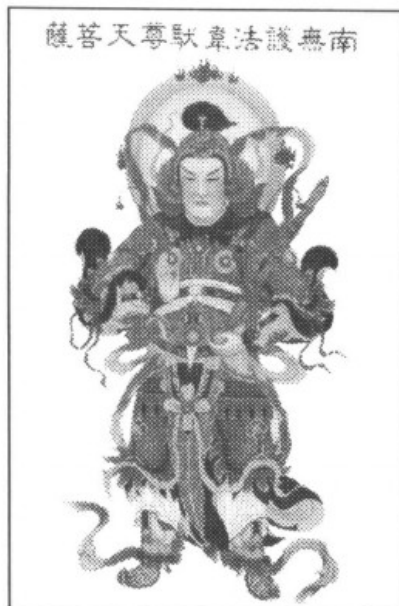
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論纂要選讀

- 中國江蘇省常州菩薩戒弟子強健偉恭編
- 台灣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印行
- 有版權·歡迎助印結緣·功德無量
- Copyright© 1999 U.S.A. by Victor Chiang. All rights reserved

普為出資印贈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此殊勝功德海
迴向法界諸眾生
世世安穩充法喜
無始業盡心清淨



疾苦災難悉消除
慧開福增永不退
以此法緣微妙因
今世必當成道種

書 名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選讀

編 者 強 健 偉

印 贈 者 三 寶 弟 子

出 版 者 大乘精舍印經會

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一三二號六樓

電話：(02) 2314-5010 (02) 2311-8580

傳真：(02) 2331-2136

永 久 通 訊 台北郵政第22550號信箱

海外支匯票抬頭 YUEH TSUNG HUI

Mahayana Vihara Press

P.O.Box 22550

Taipei Taiwan

Rep. of China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一七一號信箱

戶 名：樂 崇 輝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舍更換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台一版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選讀》大乘精舍印經會印行

B-081

PRINTED IN TAIWAN

• 非賣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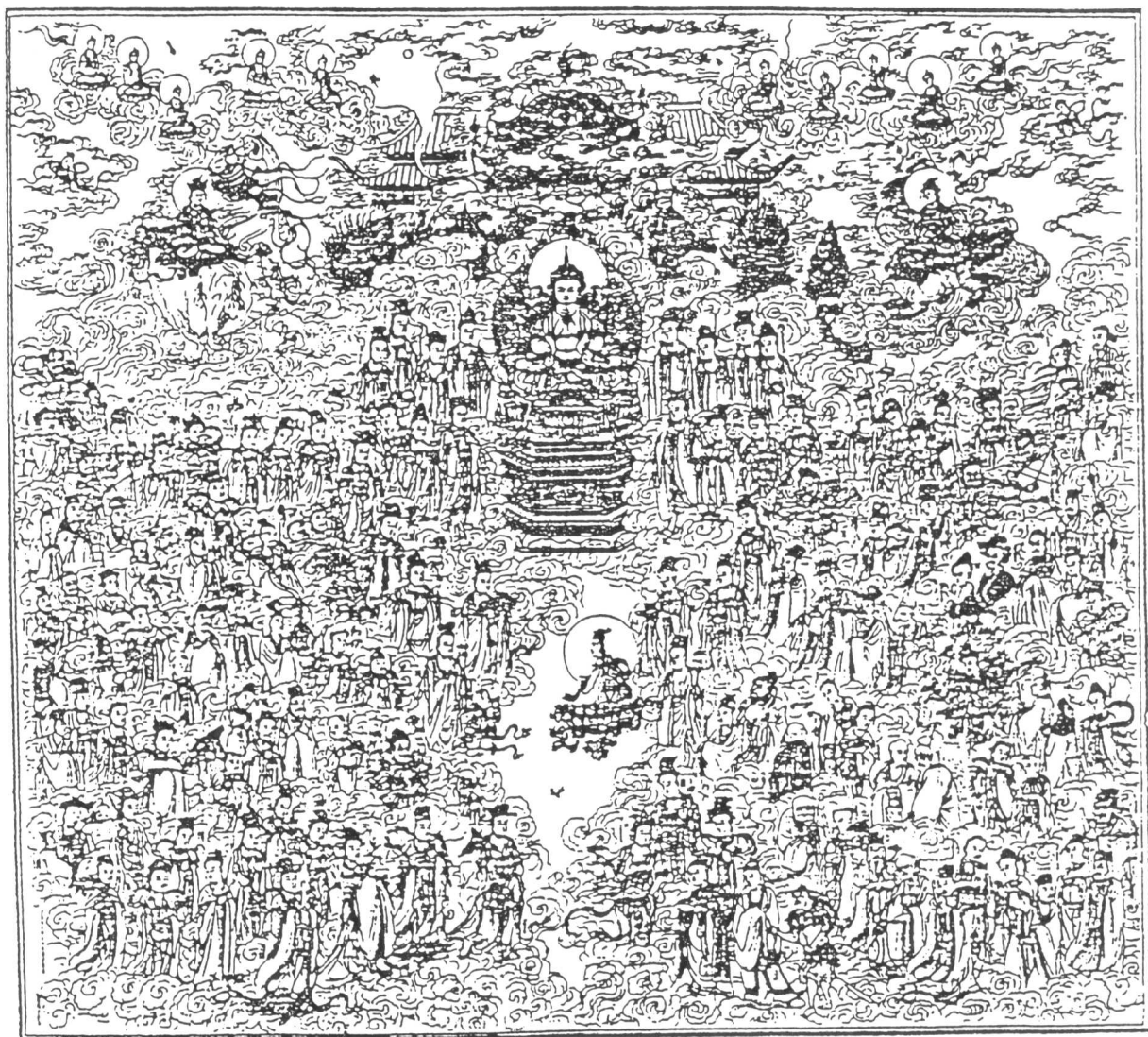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 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亦得轉輕。
- 二、常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寇盜、刀兵、牢獄之災、悉皆不受。
- 三、夙生怨對，咸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仇報復之苦。
- 四、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餓虎不能爲害。
- 五、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
- 六、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壽綿長。
- 七、所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爲多衆傾誠愛戴，恭敬禮拜。
- 八、愚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爲婦女者，報謝之日，捷轉男身。
- 九、永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盛。
- 十、能爲一切衆生種植善根，以衆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果。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聞法。直至三慧宏開，六通親證，速得成佛。

※印造經像，既有如此殊勝功德，故凡值遇祝壽、賀喜、免災、祈求、懺悔、薦拔之時，皆宜歡喜施捨，努力行之！

（以上節錄《印光大師文鈔》卷四：印造經像之功德，一文。）

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



*The Avatamsaka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s Vast as the Sea*



清涼觀國師像

乘願而來續佛慧命
入法界海佩毘盧印
東流聖教非師莫定
襟華大經非師孰正
疏之鈔之字：心鏡
涌真法乳哺真法胤
巍：五頂草木皆香
萬年堅冰毛骨清涼
私淑弟子道需拜贊



秦栢李長者像
生為帝胄隱於方山
掀如來藏破祖師關
即俗而真即事而理
論法界經字：歸已
天女送供猛虎馱經
心境俱寂游樵華林
一念無生超賢越聖
當陽拈出毘盧正印
松淑弟子道需拜贊



華嚴經疏論纂要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乃毗盧遮那世尊，於菩提場始成正覺，七處九會稱性頓演如來果海，群生性源及因地六位菩薩，修證之軌範也。夫說既稱性則是恆常之說，所謂眾生說，國土說，三世一切說處，窮法界時，徹三際旨趣宏深，言詮無盡，既非海墨所能書，抑豈貝葉而可悉，但隨機見聞，廣略有異耳。按西域記，此經有三本，上本有十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箇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蓋磨訶衍藏是文殊師利與阿難，海於鐵圍山間，結集此經，收入龍宮後，龍樹菩薩入宮，見上中二本，非閻浮提人，心力能持，遂記下本歸於人間。今傳來此方者，晉義熙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所謂六十卷，即支法領所請之本三十四品八會。

唐證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所譯凡八十卷，皆是十萬偈之略，以譯未盡故，其具本言在遮拘槃國，然經雖未盡義亦周圓，染指知味，存乎其人。其八十卷經，清涼國師有疏鈔，棗柏長者有論，世所盛行，疏鈔則窮源極委，章分句析，不唯是此經標準，實乃如來世尊，一代時教之標準也。論則廣論佛意，會歸自心，不唯是此經闡奧，實乃宗門之闡奧也。禪者喜讀論，而不知疏鈔之廣大精微；講者喜讀疏鈔，而不知論之直捷痛快，兩者皆失之也。道需年二十五始遇華嚴，如貧獲摩尼，饑餐王膳，悲喜踴躍無以云喻，昔人謂亡軀得其滅所，竭思有所歸，斯言不我欺也。遂矢志生生依經修證，自是涵泳經文，研窮疏論餘三十年，粗知門戶次第；但疏論異旨，悟著難於和會，文言廣博，讀者憚於浩繁，于是不揣漫於疏論，纂其精要，合註本經，竊欲令大地含生，凡厥有心者，同入斯門，啓自心文殊決擇妙慧，圓自性普賢恆沙功德，願周法界，則毗盧是師，果辦一生，則善財爲友，於一毛端頓周塵刹，參禮知識，于刹那際，遍窮劫海，津濟群生，仰報佛恩，少盡卑願，云爾今于經前先示大意，凡六段使稍知梗概，然後臨文則井然有序也，其智力有餘者，自當博閱疏論全書，此但撮其旨要耳。

清康熙七年歲在戊申四月朔旦道需書于聖箭堂
(本文轉載自原書)

補刊華嚴經疏論纂要序

蓋聞蔭法雲於真際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重昏夜曉，經之爲功也。鉅矣余於西來大旨茫未有知，然曩時薄宦東邦，風塵勞攘，每思息轍田園，仿遠法師結社東林，劉遺民雷次宗服膺請教故事手一卷經修清淨業，十有餘年，志焉未逮，自來閩嶠更溢塵氛，歡喜煩惱一切因緣，枝梧膠葛，然而手握牟尼一串心證如來，或偶游蘭若之中，靜聆梵唄，便覺心目間，有白日虛秋，清風適夏景象，所謂投清珠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投佛想於凡心，凡心不得不佛者；非虛言也。鼓山了堂法師，心通正覺，力振頹綱，爲今日之道林慧遠，以華嚴經疏論纂要示余，余受而讀之，知摩訶衍藏寶出龍宮，清涼國師爲之疏，棗柏長者爲之論，微顯闡幽爲修證之極軌，而七處九會三十六品之同異指歸，鈍根者恐未盡曉，故爲霖法師以其定慧，著疏論纂要，直接清涼棗柏之心，傳暢衍毗盧遮那之妙諦，津梁後起，一片婆心，昔龍樹以此經爲閻浮提人，心力能持，況疏之論之，又從而闡發之，真能使身光遍照盡空法界，智光遍照真俗重重法界矣。謂非先覺之傳燈，名山之鎮寶歟。惟是康熙初年，鋟板流傳，今百有餘歲，前乎此者，護持未善故，其板殘缺頗多，而度板之永通齋及經樓，又災於風，今之維新者，余所重葺也。了堂法師，銳志中興，百廢俱舉，尤疚心於是經之缺，而商於余謂，毘盧心印，慧命攸關，倘不補刊，心傳將絕，余惟人能宏道，法假人傳，師欲圓成勝果，護此寶藏，余敢不益勵前修襄茲善舉。計缺頁二千二百九十有五，缺字九十一萬八千有奇，亟屬法師敬付剞劂始，事於嘉慶丙寅孟夏閱歲告成，寶相重圓，真光耀彩，佛力無邊，余非敢多以爲功也。然，竊謂宅生者緣，緣離則廢，緣合則成，此舉微有補於佛門，雖浪裡蘋花，雪中鴻爪，亦不得謂之偶然事矣。其偶然者，緣也，其非偶然者，亦緣也。匪云外護聊結小因，庶幾天池露滴，味合百川。華嶽塵封，高毋萬仞，遂余初志，普彼眾生惺惺相惜，願大千世界，人人無九惱十纏，覺覺皆通，願極樂國中，處處少三毒八難云爾。

潯陽熊官梅沐手謹序
(本文轉載自原書)

書刻華嚴經疏論纂要緣起

大材總皈依 鼓山先師老和尚座下，忝與爲大師同門，而大師親承衣鉢，繼主法席，一坐十餘載，大闡宗猷，震動寓內，法緣浩浩，在處建立法幢，聞名睹相，攜幼扶老，皈禮恐後不啻古佛再世，而大材尚作門外漢，慚愧孰甚，然而師友琢磨之功日漸日深，實未嘗一旦敢忘所自。大師雖主持宗門，而平生游泳華嚴，棲心法界，觀其智願廣大，乃與毘盧文殊普賢，及諸聖師聲氣相同，臭味相似，無間然矣。故四十餘年以來，探討清涼疏鈔，研窮棗柏合論，焚膏繼晷手不釋卷，剖大千經卷，於一塵之內，收普眼法門，於一字之中，七處九會六相十玄，以及信解行證，諸細大法門，莫不瀾翻於海口，湧現於毫端，恢恢焉有餘刃矣。然大士以利物爲懷，四依以弘經是務，慮疏論部帙重疊，後學難以受持，故十載以來，躬自秉筆，刪繁取要，直註本經，命名曰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焉。一句之下，直徹根源，一字之內，包含無盡，無剩文無遺義。譬如鵝王擇乳，師子咬人，真法海之奇珍，成佛之寶券，自清涼棗柏相傳以來，將千有餘載，未有精微廣大，直截痛快若此者也。吾師豈惟清涼棗柏之功臣，實乃毘盧文殊普賢之嫡胤也。故出現品云，此經珍寶，不入一切餘眾生手，唯除如來法王真子，生如來家，種如來相，諸善根者，佛子若無此等佛之真子，如是法門，不久散滅。何以故，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何況受持讀誦，書寫分別解說，唯諸菩薩乃能如是信然哉，由是不揣綿力，首輸微貲，請先繕寫成書，然後募眾刊佈，以廣法施蒙 師不靳，慨然俞允，乃請王正先，熊子偉二名士，精心謄錄，成茲勝舉，起手於康熙戊午夏六月，告竣於庚申夏六月，是役也，皆仗諸聖師，慈廕之恩，與此大經冥護之力，永離障緣，頓成巨績，願迴茲功德，與法界凡有知識者，同遊華藏之門，繁興普賢之行，報莫報之洪恩，酬難酬之微志云爾昔。

康熙十九年歲在庚申臘月

如來成道日閩富沙桂林菩薩戒弟子謝旌大材盥沐焚香拜題

(本文轉載自原書)

序五：印海法師論《纂要》

～簡述《纂要》所依《新華嚴經論》之特色

印海法師

《華嚴經疏論纂要》是一部巨大的論書，這是清代康熙年間，閩南鼓山道霈大師於四十餘年中「探討清涼疏鈔、研窮棗柏合論」所作成嘔心傑作。這部論書是解釋唐代李通玄長者在山西太原孟縣西南同穎鄉大賢村之高氏古佛堂之旁靜室，於三年間，注釋晉譯《八十華嚴》所著的《新華嚴經論》（共四十卷），以及參考清涼國師所著《疏鈔》之綜合論書。

李通玄長者（六三五—七三〇）又名棗柏大士（以每日食棗十顆、柏樹葉餅一枚，以此得名），據《華嚴論節要》卷三說李長者生於滄州，但未詳說彼之鄉里。又據《佛祖歷代通載》一三卷說，長者是唐代宗室之子，但未詳說出生於唐室那一位帝王之家。根據長者行狀及事跡說，彼於晚年又移居韓氏莊、冠蓋村之土龕蟄居五年，完成了彼之一生所寫著作。後於唐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暮春三月二十八日於此龕室坐化而逝，高年九十六歲。

長者的著作豐富，據史傳記載，關於華嚴義學方面的有十二部之多，一、新華嚴經論四十卷，二、決疑論四卷（宋傳二二），三、略釋一卷，四、釋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五、十玄六相，六、百門義海，七、普賢行門，八、華嚴觀及諸詩賦一決疑論序，九、會釋二卷，十、十門玄義排科釋略一卷—（通載一三），十一、眼目論一卷，十二、華嚴經會釋論一四卷—東域錄。

此中第三，或者是指現存華嚴經中略述每卷之大意罷。又第十二、第一以及第九想是同樣的性質罷。

在清代謝旌大材菩薩戒居士書刻《華嚴經疏論纂要》緣起之文中說：道霈大師「四十餘年以來，探討清涼疏鈔，窮研棗柏合論」而撰成的《纂要》，所謂「棗柏合論」者，應該是指棗柏所著之以上諸書作為參考的。

根據華嚴宗的傳承中，李長者雖然並未被收入為華嚴宗正傳的祖師行列中，但對於後代華嚴宗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彼所主張是以「實踐」立場為根本，這對於澄觀、宗密以行門為本的態度有著很大的影響。因為李長者的著述在華嚴經結構上，不同於傳統所說，其所說有過分的獨創性，與傳統的教學立場之間稍有不同，因此一般將彼之論書，只作為參考而已。

《纂要》是一部龐大的經釋，共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主要的內容是道霈大師將清涼國師之《疏鈔》為經，又以李長者之《新華嚴經論》為緯，互相對照、參考，撰成這一部偉作。定名為《纂要》。這本書的內容，可從《選讀》表解中去探求，在此不作多說。只想從李長者所著之《新華嚴經論》判攝如來一代時教與中國原有天台、華嚴二宗所說不同之二、三點上，略述如下：

在彼《新華嚴經論》四十卷，總序以後，以「此一部經釋，總作十門分別」之第三「明教義差別」中是依據經典而去理解判教之立場，如說「依教分宗」（見《華嚴經論》一、大正藏三六、七二一頁以下）。首先第一時是小乘戒及《梵網菩薩戒》。第二時是波若破有明空教。（中略）乃至第八時，華嚴經於剎那之際，通攝圓融十世，無始終，該通前後之教說。第九時共、不共教。第十時不共、共教。說明十時十教之教判。其次第是：小乘、般若、深密、楞伽、維摩、法華、大集、涅槃、華嚴之順序為十宗之組織，破斥法藏之教判論為不對。自己以經典思想為立場而組織十時十教，結果使漸頓、始終、三乘、一乘等之分判缺乏了基礎。所以作為教學的體系一點上說不見其統一性，因此不為華嚴承傳（統）上所接受。但在《新華嚴經論》卷一（大正藏三六、七三四頁以下）中提示「依宗教別」之十家之教判論中，組織了空有、真俗，確實是依據《華嚴經》以一剎那該攝十世而說明統一上之問題。

李長者將一部《華嚴經》之組織結構，分為十處、十會、四十品，這是依據華嚴以「十門分別」為紀綱，表示圓滿之義（《新華嚴經論》卷七、七七二頁）。十處、十會者，一、菩提場會，二、普光明殿會，三、升須彌山頂會，四、升夜摩天會，五、升兜率天會，六、升他化自在天會，七、升三禪天會，八、給孤獨園會，九、覺城東大塔廟處會，十、於一切國刹及塵中一切虛空法界會。此處加上第七處是依據《瓔珞本業經》而來，是指的佛華品之說法。第十處唯以法界「常恆說法」之會座而說（《新華嚴經論》卷九、七七三頁說：「古人云：九會者，為未知有十一地在第三禪說，此經總以十法為準，不可說九也—此處十會說之組織，也是彼之獨自見解，可是說明為承襲古人之說」。由此可知，普光明殿之三會說法是十定品、離世間品之初，皆表示是入於剎那際三昧始成正覺之說法，應該看出是一處、一時、一會（見新論七、七六二頁。新論八、七七二頁）。於入法界品之會座是從場所區別有前後二處，因此分為有第七、第八之二會。

《新華嚴經論》中將《華嚴經》分有十門分別，在第十中稱為「會教始終」，此中又分為十大段：一、毗盧遮那始成正覺，即世主妙嚴品之文。二、示果勸修，是如來現相品以下之五品。三、信心成備，由如來名號品至賢首品之六品。四、入

真實證，由升須彌頂品到明法品之六品。五、發行修行，從升夜摩天宮至十無盡藏品之四品。六、理事相入，從升兜率天宮至十迴向品之三品。七、蘊修成德是十地品一品。八、隨緣無礙是入剎那際三昧，為等覺、妙覺地位之法門，唯指《瓔珞經》之經文於《華嚴經》文中未見傳出而是缺少之部分。九、因果位終是指入佛華嚴三昧，從十定品至離世間品之十二品。十、令凡實證即入法界品。因而，以上是一部經中概說經旨之十個主題。

其次，李長者又將《華嚴經》之全體組織成為法界實踐的過程，也就是以入法界品之立場來組織其全經之內容，以表示其獨自的見解（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一之上、大正藏三六、一〇一二）。共分為十門：一、舉佛自果勸修生信門，從妙嚴品至毗盧遮那品之六品。二、自己發心信解修行門，從名號品至賢首品共六品為主，包攝由升須彌頂品至十地品之十四品。三、以定該含古今三世門，以十定品為主，包攝十通品、十忍品二品。四、入佛果位現障成位品，以阿僧祇品為主，包攝至普賢行品之七品。五、明自行所及至果成佛門是如來出現品。六、明自成佛果普賢恆行門是離世間品。七、明成佛果滿一切皆成法界門。八、以佛果法利益人間俗眾門。九、令世間人及龍勸修入法信心修行因果同時門。十、至妙峰山入位舉行修行門是入法界門之說明。此上所見之十門，皆是於果位上成就果德修行之道路是菩薩道之階位，為果現之所攝，如此、對佛果信心來說，毋寧是視為極重要的事。

其次，彼所說十玄、六相之思想也具有特別的組織。唯獨是以智慧觀察表示皆是圓融之立場。「六相」是於緣起法上解說有總別、同異、成壞之三對，依據其相關不離之意義而融該萬法（見新論八、七七〇頁）。所以於初地所說中，總攝初地中及十地之義乃至如來之義，意味著一切法中皆貫通具有六相。十玄也具足此意，說明華嚴經所表現的不外是無盡諸法。

真正最放異彩的是「三聖圓融」思想及把握住「根本無明即不動智」之信心。前者是《華嚴經》理論體系之基礎，後者表示把握住實踐的立場，法藏清涼國師解釋「入法界品」文殊為般若門，普賢為法界門，非般若不能入於法界（探玄記一八、四四一頁）。李通玄長者對於《華嚴經》中所說，文殊以理會行，普賢以行會理，體用相徹，以成一真法界。又、文殊為法身妙慧，普賢為萬行威德，此是根本智與差別智，二聖合為一體，體、用自在之處即是毗盧遮那之果海（新論四、七四〇、七四五頁）。或者說，文殊是法界之體、又是因；普賢是法界之用、又是果，以此二者之體用、因果，說明如來之出現者是《華嚴經》（新論八、七七一頁。新論三一、九三九頁。新論三一、九四四、九四六頁）。因此，此三法是行道始終之

體，必定說此是入法界一乘之道（決疑論一之上、一〇一三頁、一〇一四頁）。這種見解，主要的是以《華嚴經》之組織上，又於入法界品之始終上所構想而來。特別在如來出現品中，看出依據文殊（妙德）與普賢之因果體用之對顯，以說明如來出現之事，貫徹一經之始終而結通了五位之因果（新論三、七三八頁、新論二三、八七六頁）。

另外，李長者表明文殊之智建立在信心之立場上，說無明與十方諸佛之心本無二、無別。眾生與諸佛之根本智體的不動智，以無明本空，所以深信自心之無始無明能分別之心，即不外信仰自心之根本不動智佛。唯獨因為不過是眾生位上方便三昧之作用未能顯現而已！所以在眾生自體上根本無明當下即是根本智，以眾生自心中之根本無明之體用，若能發菩提心而看出不動智與諸佛及眾生是同一體性、同一境界、同一智海，應該說此時即於十方現身成佛（新論四、七四五頁。新論一四、八一三頁。新論一六、八二三頁。新論一七、八三四頁。新論二二、八七二頁。新論一七、八三三頁）。因而，以此無明與根本智是同一體根源之用，由於悲心才能顯明，此表示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之立場。即根據十二緣生無明之立場說十明之組織，此解迷、顯智是在於悲心之立場，所以此是說明第九願之立場，第十以如來悲智一如而結論。願所表示的是普賢之行，同於如來悲智證入智德果海之事，以此說明無念正慧相應之念佛（十明論、大正藏四五、七七一頁以下）。

以上二、三個問題，說明李長者之《新華嚴經論》之特色，這些是參考新出版《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解說中《新論》之組織，並且取意於高峰了州大德所著《華嚴思想史》第十四章「李通玄之思想及華嚴經組織論」一文。以此小文作為認識《纂要》論中所說實有異於華嚴正統思想之差別。

最後，今以此一小文，深切讚揚：對於強健偉大德發心撰作《表解》之一種為法之熱忱與宏願！

一九九九、六、八 於法印寺

唐朝清涼國師傳

國師諱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脅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饋，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說禪師，至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專思華嚴，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以手捧，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遍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師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爲四十卷。又夢身爲龍矯，言南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於青冥變百千，蜿蜒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象也。初爲眾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後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丙子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師澄觀入京，師至有旨，命同屬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荼國所進華嚴後分，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梵筵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依僧說，欲云皇帝國事因緣，與欲清淨師承，睿旨翻宣，既就成四十卷復命，製疏解釋後，又略其廣疏，釋末後普賢十大願一卷，別行謂之別行疏，帝天縱聖明，一覽玄論，廓然自得，於是敕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天下緇徒號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恥之，無昭穆動，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辯僞，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門諍，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真理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盛世，爲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八，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臣民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闕表稱於葱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咒止而問之，答曰北印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旨啓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闡維舍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賜謚仍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敕撰碑。

文宗皇帝敕寫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供養御製讚曰，朕觀法界曠間無垠，應緣成事，允用虛根，清涼國師，體象啓門，奄有法界，我祖聿尊，敬融海嶽，恩廓乾坤，首相二疏，拔擢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四海光凝，九州慶溢，敞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請益，仰師鴻休，保余遐曆，爰抒顛毫，式揚茂實，真空罔盡，機就而駕，白月虛秋，清風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禹儀，煥乎精舍。（本文轉載自原書）

唐朝李長者傳

長者諱通玄，出唐宗室，不涉世緣，清淨自居，以華嚴爲業，身長七尺二寸，疏眉秀目，修髯美茂，首冠樺皮之冠，麻衣博袖，跣足而行。開元二十七年，曳杖荷筇至於太原，村名大賢，有高山奴者，尚德慕義長者，徑詣其門，山奴諦瞻神儀，罄折禮接，每旦惟食棗十顆，角葉餅如七大者一枚，掩室獨處，棲心法界，如是者三稔。復至馬氏古佛堂，端居十年，一日囊挈經書，遵道而去，行數里路，逢一虎堂塗，馴伏如有所待，長者語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可與擇一棲止處，遂將經囊掛於虎背，隨其所止，於是虎望神福山原，直入三十餘里，於一土龕前便自蹲住，長者旋收經囊，置於龕內，虎乃屢顧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袤丈餘，龕四旁舊無泉澗，長者始來之夕，風雷暴作，拔去一古松，松根之下，湧出一泉，甚深清冽甘美，時人號爲長者泉。長者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天女常爲長者，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供諸淨饌，歷於五年，著論已終，遂爾絕跡。忽一日，出山訪舊，止之里適，值鄉人聚族合樂，長者遍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欲歸，眾乃罷樂，驚惶相顧，咸皆惻愴，堅請留止，長者曰，借滿百年，亦當歸去耳。於是眾送長者入山，旋踵之頃，嵐霧四起，景物不分，眾皆驚愕，翌日結伴登山，長者已坐化龕中矣。時當春三月二十有八日，耆舊潛注，舉荷擇地，於大山之陰，奉藏全身，累石爲墳，即今方山逝多蘭若是也。至大曆九年，有僧廣超，遊蘭若中，獲長者所著，華嚴論四十卷，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復有論會釋七卷，傳寫顯揚遍於井汾，廣超門人道光，能繼師志，肩負二論，遊於燕趙，昭示淮泗，凡後代南北學人，悉得參詳論文，宗承長者，優入華藏者，超光二比丘之功也。未幾閩福州開元寺沙門志寧，以經論各帙，讀者難爲，和會乃特稽首，諸佛毘盧遮那一切聖賢，願垂加護，從第八卷，入經分列，經文將論，合於每節之下，使讀者聞經見論，謂之合論，共成一百二十卷，世所盛行，皆此本也，宋覺範德洪禪師贊曰：

「鬚眉如畫頤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北方，長勞動中寂而止，儵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女爲伴助憎愛棄，冠巾傳心即俗真，方隅示法即事理，只將棗柏薦齋鉢，我來閻浮非著味，自然光明生齒牙，我談辭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訣，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事遍塵刹，華藏界中容頓轡，以空爲座禮十身，以願爲舌說千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願常清淨出泥滓。」（本文轉載自原書）